

从“怀旧风潮”到“城市记忆馆”

■赵畅

在还原上世纪80年代老长沙街景的楼中社区打卡拍照,乘缆车穿行于各色复古店铺之间,在怀旧小卖部挑选童年吃的零食,玩一把平时很少见的街头游戏……随着文和友火爆“出圈”成为新的旅游打卡地标,湖南长沙掀起一股“怀旧”新风潮,不少年轻人爱上了这些可以勾起旧时回忆、了解城市变迁的老物件。

随着抖音等移动短视频平台的爆火,关于城市的短视频的关注量也陡增,从而使得一批城市在互联网上被人们熟知。长沙作为网红城市,而今掀起一股“怀旧”新风潮,也日益受到网民们的追捧。

如果说,旧物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话,那么,收藏旧物其实也就是在收藏一个家庭的过往轨迹、生活故事,收藏一个城市的发展沿革、变化历史,尤其对年轻人来说,类似的收藏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。须知道,这些东西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,与其说留下的是老物件,倒不如说,留下的就是一段极为珍贵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。如果不加搜集、收藏,说不定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就会烟消云散,再无迹可寻、无物可睹、无思可追。

是的,只须看一看成都一位从小喜爱

收藏书画和文玩珠串的熊伟,其搜集罗致“怀旧物品”的经历及其成果,就足以让你因共情共鸣而震撼不已。他2018年开始大量收集旧物,目前已拥有不计其数的旧物,并在2019年成为文和友的旧物供应商。尤其“通过探店达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打卡照片,也在无意间帮助了不少人,找到了他们逝世多年的父母遗失的来往书信、笔记等珍贵物品”。不仅如此,除了打卡的游客外,光顾店铺的还有做科研的大学教授、找灵感的艺术家和不少对中国上个世纪旧物感兴趣的外国友人。他们在此发现“新奇”物品、寻找老城记忆——想一想吧,他所提供的这般“怀旧”服务,岂是一般意义上的“生意”?更何况,熊伟将自己的收藏搬上直播平台,在带动装饰性和实用性藏品线上线下销售的同时,是否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参与“物尽其用、废物利用”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呢?如此一举多得,何乐而不为?

或许,在有些人看来,这些“怀旧性的物品”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,甚至以为搜集、收藏这些东西就是不务正业“捡垃圾”“收破烂”的行为。此言差矣!其实,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演变发展的过程,换言之,一个城市的发展定然是有来由的,有轨迹

的,这些经历了岁月筛选后留下的东西也定然是有生命和价值的。我们搜集它、收藏它并去搞清楚、弄明白这些旧物的“前世今生”,显然不是为了作秀——为怀旧而怀旧,也不是为了抵制——要倒退并沉醉于过去的的生活里,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味过往的岁月,充沛感受附着而蕴含其上的历史温度、文化意蕴、美学价值,更好地让旧物真正活起来,并在点亮城市记忆、挖掘城市根脉中去振奋精神、鼓足干劲,追求新的更美好的生活。

近年来,从乡村建立“乡愁博物馆”到城市社区建设“城市记忆馆”,媒体上也时有报道。细细体味,这与长沙兴起的“怀旧风潮”,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。必须看到,而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,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城市抑或农村中的一些老物件因为与居民的生活关联度不高,因而正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,但这些遭废弃的老物件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废弃物,作为生产工具抑或生活用具,它们曾经陪伴着城市或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、生产,怎么可以随意舍弃呢?是的,老物件其每一件都附着着居民们深厚的情感温度,每一样都寄托着村民们浓厚的乡愁情结。建立“乡愁博物馆”和城市社区,建设

“城市记忆馆,”正是为了保护了这些老物件,并记录社区、乡村的生活变化、文化发展、历史变迁。

“网红长沙”掀怀旧风潮,令“破烂”成“时尚”唤醒老城记忆的做法,也同时启示我们:建设类似“乡愁博物馆”“城市记忆馆”这样的文化设施,关键要彰显并发挥其教育、审美、娱乐等综合功能,并在注重“三好”上下功夫:一是“充实好藏品”。要尽可能将反映城市和乡村记忆的老物件及时收齐收足。否则,时间一长这些老物件就有可能丧失殆尽。同时,要标上名称、说明用途等,并做好策展、布展工作;二是“编写好故事”。每一样老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与人交集而发生的动人故事,这些故事随着时空的转换,不啻成为融入人们情感记忆里一道挥之不去的乡愁情怀,更是对后人进行艰苦朴素、踏实劳动等教育的极好教材。因此,我们要利用一些老人尚健在的契机,抢救性地做好发掘整理相关“故事”的工作;三是“选用好载体”。“乡愁博物馆”“城市记忆馆”建成以后,关键要精心设计载体,运用旅游参观、演讲比赛、非遗展示等途径,让其成为走近人们生活、走进人们心里的一个精神家园。

“老普”,乡村博物馆的“亮角”

■徐惠林

“弃之可惜,食之无味”,大抵是走过了一定收藏阶段、迈向更高层次的艺术品收藏者,在面对自己刚入门时收罗的较多老普(老即古玩中所说的高古瓷之“老头器”,普即普通品、大路货,瓷杂、小名头书画家作品、做工粗糙的柴木老家具等)后,面临的一个恼人问题,因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容易拣到的普品“贝壳”,而是向往搜寻高端的精品“珊瑚”。

而今,借助国家实施振兴乡村战略,繁荣兴盛农村文化,各地乡村博物馆、文化礼堂建设方兴未艾,已有诸多有识之士目光前瞻地认为,海量的老普藏品将陆续“入汇”其间;如此,不但能纾解老普之品鸡肋烦难,让藏品“流动起来”,更好施行以藏养藏、彰显历史文化价值的本义,也使得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乡村博物馆、美术馆、陈列室、礼堂……“棧”中可盛放更多的“珠”,——除本乡本土的农耕时代之铁耙、锄头等农具、锅碗瓢盆等生活器皿、民俗用品等“旧货”外,还有整个民族文化代表性遗产、最实用而具“形而上”艺术审美、文化传递特质的瓷器、字画、杂项、玉器、家具、古籍等,后者虽谈不上高精尖,却是民族记忆、文化血脉、品类符号的正宗。不但因此可丰富馆、堂之收藏、陈设,且能“不隔”地代入、嵌融于传统文化的肌理,成为凸显、闪亮的一部分。“水回到水中”,老普之品因此能成为亮角。并在此

乡村文博、民俗汇聚的场域,起“重新定义”全部藏品整体的“值”内涵与“价”评判作用。

任何时代,金字塔间的顶级精品、绝品永远就是那么一些,它们也是大量的普品累积而成。如果刨去这种意识、概念,稀缺少见、完美、集中体现……而“抬高”着商品性、金钱财富“软黄金”替代,则大量的老普之品,从来就是历史、文化的同样载体。

事实上,对“普品”的认定,也是一地一时的。浙北地区产的太湖石、紫砂壶,本地人不觉得有什么稀奇,但朋友带去东北,人家则“很珍贵呢”。以前“古董”只是古籍、书画、玉器、瓷器、钱币等传统意义概念,床榻、窗棂、砖瓦、瓷片、石白等太过普通,这些年,收藏品范围更广了,几乎涵盖所有“旧物”。时过境迁,事物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,曾经的“普品”、旧货,有的如今已经成了市场的俏货。此外,对于“普品”,不同藏家有不同认知、理解和判断。一些眼界高、视域阔的大藏家,很多非常精的好东西,在他们看来也是稀松平常的“普品”,并常将这些度藏的旧品投放入市。但对于一般藏家来说,这些东西就是顶尖精品了,由此,这些大藏家眼中的“普品”进入市场后,反成了中小藏家“抢收”的香饽饽。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是党的重大决策

部署。“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”“立足乡村文明,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,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,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不断赋予时代内涵、丰富表现形式。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,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。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,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、教化群众、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。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,保护好文物古迹、传统村落、民族村寨、传统建筑、农业遗迹、灌溉工程遗产。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、少数民族文化、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。”今日,在国内各地兴起的文化礼堂、乡村博物馆等建设,就是体现这种精神的一种实践。而要布置这些馆、堂、陈列室,该有多大的物品“缺口”?

繁荣发展乡村文化,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。乡村博物馆、美术馆从无到有的发展,显现出其在助推乡村振兴上大有可为。发掘资源,留住乡愁,放眼世界,有很多知名博物馆均位于乡村。2021年9月23日,浙江省启动乡村博物馆建设仪式,省文物部门负责人称:“十四五”期间,全省还将在5年内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。

走进长兴县小浦镇方岩村的“婚俗博物馆”,里面恋爱信物、婚礼用品、新婚盛装、洞房家具……展陈的都是传统婚庆习

俗旧物。该县水口乡农耕博物馆和白阜村蚕茧博物馆,农具和蚕桑用具又见证着太湖流域的农耕文化和蚕桑文化,其中的很多古董、旧物,都是或买或受捐而来。水口农民朱金林,近年来已开出浙北古人类生活博物馆、吴兴妙境禅茶博物馆等。“我花数十年,目前已收集‘老头货’上万件,包括30%的普品、残器,我也买。”

在这个老普之品“转运”于乡村博物馆、文化礼堂的过程中,除了藏家自己的联系沟通洽谈外,各地已成立的基层收藏协会于展陈、于推介,也大有可为;各地的乡村博物馆、美术馆、陈列室、礼堂,也会逐渐被“唤醒”文化自觉,抓住纳藏时机,“灵市面”中以低廉的价格、合适的如“半卖半送”“原价转让”,乃至直接“捐赠”等获取相当数量的老普之品。当然,一切的发生,最终还是在互通信息、良性引导中,靠市场主体的自主、自觉、自发调节而实现。

老普品的巨大存世量,将逐渐被“乡村”激活,继而吞吐呼吸,由是可以乐观地看到,整个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因得以鲶鱼搅动,活了起来。顶级艺术品拍卖是塔尖,与更大基层、基础与中间阶段的一般藏家、工薪阶层艺术爱好者的活跃、流动,以及最底层的乡村公益博物馆、陈列室、文化礼堂的吸附、相适、沉淀、托底,整个国内的艺术品市场才算是完整、健康,有生机与活力。